

★历史·文化★

## 略谈道教与古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汲取与融合

孔又专

**【摘要】**古羌原始宗教文化中万物有灵观念及神话传说给道教神仙思想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素材。同时，道教通过对羌民族原始宗教文化的系统化、理论化提升来赋予古羌民族原始宗教新的活力。羌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一直是羌族人民征服自然、战胜困难汲取力量和勇气的源泉。

**【关键词】**道教；羌民族宗教；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24(2010)06-0054-004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其长生久视、飞身成仙理论不仅来源于传统道家文化，而且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的各个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密不可分。古羌原始宗教文化传承中的神话是羌民族“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创造的。<sup>[1]</sup>这些神话中的神仙思想与道教仙家传说及修道思想契合。<sup>[2]</sup>因此，道教的神仙思想，应该从古羌族中汲取过养分。<sup>[3]</sup>同时，道教以长生久视，肉体成仙为追求，“道家底养生思想，进一步便成为神仙思想。神仙是不死的人。”<sup>[4]</sup>古羌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中万物有灵观念的普遍存在为杂糅百家的道教思想在羌区的进入、融合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契机。

一、古羌民族原始宗教文化中万物有灵论为道教洞天福地思想及长生成仙学说提供思想源泉和理论素材

许地山指出“神仙信仰的根源当起于古代人对于自然种种神秘的传说。”<sup>[4]</sup>远古时代，生活在岷江上游及杂谷脑河沿岸的羌族人民，因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科学解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而把自己的福祉完全寄托于神灵的庇护，他们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灵魂、都有生命，都会显灵，因此羌族信仰的神灵从天上到地下，从山河到动植物，无所不包。根据调查了解，羌人信奉的神灵接近五十余种。诸神大致可分为第一类自然神，包括天神、山神、水神、太阳神、地神、火神、雷神、雨神、月亮神等；第二类动植物神，包括牲畜神、羊神、猴神、狗神、树神、青苗神、五谷神、花神等；第三类部落地域神，包括地盘业主神、寨神等；第四类家神（角角神），包括基古瑟、人类祖先神、家族祖先神、媳妇神、财神、灶神、门神等；第五类相师神（行业神），包括柱柱神、药王神、石匠神、铁匠神、木匠神等。其中天神、地神、火神、山神、树林神和牲畜神等，是羌人祭祀和崇拜的主要对象。

羌族原始宗教信仰尚停留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乃至某些图腾信仰阶段，其特点便是万物有灵和多神信仰，各种神灵均无具体塑像，都以白石作为表征。在羌区，随处可见一块块白色的石英石（羌语称“阿握尔”，白石必须纯白且天然形成，未经打磨），它们是羌人的信奉的神灵，如屋顶塔子上，屋角神龛上，火塘旁，田间地头，山顶上，神林里……不同村寨、不同地点的白

作者简介：孔又专，哲学博士，三峡大学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教师。（湖北宜昌，邮编：443002）

石头，代表着羌族遥远的历史宗教文化记忆和信奉的种种神灵。陶然士（Torrance, Thomas）指出羌族原始宇宙观中“神性是一个整体，不容对此抱怀疑态度。神还被视作三位一体。对这种宗教概念的准确特性，难以下界说。但他们为了支持这种信念，在屋里较高的墙上立有三块白石头，在某些神龛和庙宇立有三块的石头，也许还根据他们的崇拜理由，在它们两者后面各设三个祭坛。他们有一间空荡、简陋的祭祀房，那是一间真正的神殿，尽管不含有这个词华美和现世的意味。那里就安置着的石神。神庙就建在灌木丛或矮树丛中，有时就在附近，有时一英里左右，有时却得到山顶上”。<sup>[5]</sup>

相传羌族的祖先在向岷江上游迁徙时，曾遭到魔兵的围追。在羌人祖先万分危急的时刻，羌族始祖神木姐珠从天上投下了三块白石。白石落地后即变成三座大雪山，挡住了魔兵的追击道路，使羌族人得以安全脱险。古羌原始宇宙观认为神灵是居住在天庭上的，而高山离天庭最近，是通向天庭的梯子和关口，神灵下凡上天均须经过高山。因此山或者高山在古羌原始思维里是神圣的，对神山的崇拜与祭祀是羌族宗教文化以及其信仰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宇宙观深刻的影响着道教洞天福地思想，历代道士，均钟情名山大川，高山成为道徒修炼、得道成仙的不二场所选择。《说文解字·释名》：“老而不死曰仙。仙，迂也，迂入山中也。”《西岳华山志》云：“凡古之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福地。”“此皆有正神在其山中，或隐地仙之人，又生芝草。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助之为福，其药必成矣。”<sup>[6]</sup>

古羌族人以高山台地为聚落所在，传说是羌族首领的西王母，居住在仙山昆仑之上。《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sup>[7]</sup> 昆仑万物尽有，自然不缺少长生之药。西王母因为居住在万物尽有的昆仑高山上，因此，她也成为道教神仙传说中超越生死之限，拥有不死之药的得道之人。道教神灵体系庞杂多端，与其大量增饰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神灵及神话传说有关。《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西王母得之，坐乎力广，莫知其死，莫知其终。”而将西王母作为道教的女仙，大概是道教产生以后，魏晋时代的说法。<sup>[4]</sup>

此外，道教早期经典《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卷上《高上入国隐元内文经》记载，西南民族多“不死之教”、“不死之药”以及具有飞升、交通天界神灵法术的“胡老仙官”、“越老仙官”、“氏老仙官”和“羌老仙官”。这些传说给道教成仙理论及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理论，“西方尼维罗绿那之国，放六品之音，以置氏老之号。知其寿与日月同光，修行其道则致外国飞仙之官。”“歌其音以化羌老之人，令知其国有不死之教。如其国人皆行礼而诵咏其音者，是得三百年寿，无有中天之命。学者知外国地色，常吟咏修行，则致羌老仙官征兆之身。九年自然得游旬他罗之国，与羌老交言，飞行玄虚，游宴朔阴之庭也。”<sup>[8]</sup>“北方旬他罗之国，放六品之音，以置羌老之号。知者寿同七元之灵，修行其道则致外国仙官来朝。当以太岁本命八节之日，黑书六品之铭，入室北向，服之叩齿九通，吟咏六音六遍毕，瞑目安神定智，弃诸外想，思存北方无极无穷之境，洞达明朗，存羌老仙官无数，众来朝己。”<sup>[8]</sup> 氏羌等族群的长生信仰及有关的奇方妙药和神话传说对道教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闻一多直接认为杂糅百家的道教是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道家思想必然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这古道教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疑心它原是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sup>[9]</sup> 向达先生认为，“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氏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sup>[10]</sup> 道教积极吸取少数民族宗教的神灵加入道教的行列，这一方面是道教杂糅百家的神灵系统丰富的需要；另一方面羌族神话传说中透露的宗教神灵及原始宗教信仰观念，经道教的系统化、神秘化后，其理论和信仰思维更具严谨思辨性。<sup>[3]</sup>

二、道教庞杂神灵体系和系统的修道理论逐渐影响古羌原始宗教，不断改变古羌人民宗教信仰行为

古羌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神灵观念的普遍存在为道教在羌区的进入、融合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契机，同时，道教祀天地“本主”、“真人”等神祇，很容易为信仰原始宗教神灵的少数民族

群众接受,道教从进入羌区开始,就对羌民族宗教文化及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产生影响。

首先,道教利用自身庞杂的神仙理论体系增饰古羌民族神话传说。比如相传为华夏祖先,同时更是羌人英雄的大禹,就被吸纳进道教的神仙谱系,所谓“太极真人,夏禹也。”<sup>[11]</sup>而被传为羌人祖先大禹在治理水灾时所创制的“禹步”,顺理成章的就化身为道教祈禳消灾,通神求仙的重要法术。“禹步者,云大禹治水以成厥功。盖天真授此步诀,以制神召灵,遂因名为禹步耳。……禹步是禹受于太上,而演天罡地纪,出为禹步。”<sup>[12]</sup>“夫禹步者,法乎造化之象,日月运度之行也……是以一步一交,一交三迹,三步九迹,象一时也。併足象天交也……又云三步九迹者法步三元九气也,又十二迹者法于律吕也,又十五迹者法三五之数也。因用制宜之术,存乎法诀之轻重。”<sup>[11]</sup>“禹步能消万灾”<sup>[11]</sup>“能知三五禹步之宗门,即入长生不死之道,此法妙秘不传……。”<sup>[11]</sup>“禹步”从羌人宗教祭祀活动中娱神的舞蹈,幻变成道教徒长生不死的秘旨。

其次,在信仰形式上,由白石表征向道观寺庙过渡。羌族万物有灵观念下的神灵信仰,均无具体偶像和寺庙道观,一切神灵都笼统的以白石为表征,安放在屋顶或家中神龛上。但随着与汉族藏族交流的增多以及道教信仰的传入,一些地区开始修建道观寺庙。理县铁林、天元、白空等三座寺庙,其祭祀的神祇是这支羌民传说中的祖先“白”氏三兄弟。他们属于羌族祖先神,虽然他们仍以三块白石头象征,但已经被请进寺庙了。<sup>[13]</sup>葛维汉(Graham, David)注意到“从理番(指当时理番县治薛城)过河的山上有座寺庙叫白空寺,内有三块白石被作为神灵来供奉。有四名汉族巫师负责照看神庙,为免除灾病,这一带的羌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都要来此地祭拜。人们烧香祭供,牦牛、羊和其他牲口常常养在寺庙近处,它们不是作为有罪之身被放生的。本来人们可以在适当时候把它们杀了吃,但却通过放生作为一种积德手段”。桃坪、通化的铁林、天元、白空等寺的信仰形式可作为羌族原始宗教神灵信仰与汉藏宗教信仰融合汲取的典型来研究,这种将羌族祖先神请进寺庙而公开祭祀崇拜的信仰形式,虽然仍以白石为神灵表征,保留了羌民族宗教文化及信仰形式的精髓,但寺庙的修建及香火的兴盛,则预示着羌民族宗教原始信仰在道教以及周边邻族人文宗教的影响下发生的嬗变。根据调查,在新建白空寺中,村民还建了一些泥塑木雕的神像,不过尚未完全取代作为白石象征的神之主体地位。<sup>[14]</sup>

除了供奉传统的信仰神灵外,大量道教神仙进入羌族人民的原始宗教信仰系列。太上老君、文昌帝君、东岳大帝、城隍等道教神灵,在羌族地区得到崇拜和祭祀。羌人普遍祭祀和崇拜太上老君、文昌帝君。羌区各地建了多座老君庙、梓潼庙。并举办庙会祭祀老君和文昌帝君。每家农历二月初三举行庙会,纪念梓潼帝君的诞辰。一些羌人家里屋角的神龛上,供有男性保护神,也称为“文昌帝君”,其职责主要是保护男人入仕等。此外,在汶川县内的绵虬、威州、龙溪乡等羌区还修建了许多城隍庙,在农历五月初十举行城隍庙会,祭祀城隍。<sup>[15]</sup>羌人还在一些地方以川主代替了以前崇拜的始祖神,以“天地君亲师”代替角角神。

汉族工匠建造的汉式庙宇深入到羌民居住的深沟僻处之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羌民固有的宗教信仰。羌族聚居的茂县、汉川、理县、黑水、北川等地,除黑水及少数地区,羌族各大寨子普遍建有汉式道观。如阿坝州境内绵虬真武观(1833)至今仍保存完好,在理县,建有报国寺(通化村)、禹王宫、文昌宫、川主宫等。<sup>[16]</sup>道观神庙多位于村外、高地之处,内塑诸神多着汉人衣冠,因为羌没有文字,加上道观庙宇又是汉族工匠建造,所以道观里钟、香炉、庙碑的铭文等只有有用汉字等符号来铸造,整个道观庙宇成为表达汉族信仰尤其是道教神仙等内容的宗教场所。庙宇道观建成后,每年又定期举办各种庙会,如川主会、药王会、牛王会、玉皇大帝会等等。羌区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举办的药王会,是汶川县医药行业和医生纪念唐代道士“药王”孙思邈的活动。茂县渭扩耳基的庙宇虽然名字叫做山王庙,但正中供奉的是川主大帝。羌族的山王却侧坐一边,山神则被安置在墙边。<sup>[17]</sup>

此外,羌区村寨也信奉汉人道士。羌族举行丧葬仪式时,除了请本民族的巫师,有条件者还要请汉族道士择吉人殓。羌族没有文字,因此羌族巫师的画符、符板、法印等上的字纹,均由汉篆字变形而来,其巫术也多道教内容。只是释比是羌民的最主要的宗教师,但并非唯一的。据张宗南对萝菴寨的考察,除了三个释比之外尚有两个道士和一个和尚,宗教的派别对于羌民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同时信仰巫教道教佛教及其他宗教。端公与道士都是羌人。在羌族民间有端公和道士斗法的传说流传,这也反映了道教传入羌区后与羌族固有的原始宗教文化及民间信

仰发生摩擦、碰撞的现实。

### 三、小结

亨廷顿指出“宗教甚至高于民族，它尖锐地并且毫无例外地区分着人群。”<sup>[18]</sup>道教注重向下层渗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文化不断融合发展，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和文化融合，在我国多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形成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理论提升，避免少数民族传统巫教和原始宗教对社会生产力的阻碍制约，道法自然的思想对灾区普遍所面临的生态资源保护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思想指导意义；此外，作为一个虽然没有文字，却在历史记忆中成功保持与众不同的习俗与奇妙的宗教信仰的坚强民族，羌民族宗教文化以及原始宗教信仰将一直是羌族人民汲取力量和勇气的源泉。因此，再次谈论道教与古羌原始宗教文化的融合与汲取，可进一步了解羌民族宗教文化，充分掌握其产生、发展及变迁规律，避免汶川地震灾区羌民族宗教文化因不恰当的保护和重建而消逝。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建党九十年来古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汶川地震灾区羌民族宗教文化保护与传承（10JJDJNJD171）]

### 参考文献

- [1] 茅盾. 楚辞与中国神话 [J]. 文学周报, 1928年第6期, p211
- [2] 张桥贵. 道教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本), 1999年第6期, p38-43
- [3] 李雄燕. 略论古羌族对道教神仙信仰的影响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7年第5期, p122、p126
- [4] 许地山. 道教史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年, p146、p155
- [5] 陶然士著, 陈斯惠译. 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中国西部的土著居民(英文本) [M]. 成都美国圣经会, 1920年; 汶川县档案馆, 1982年印汉文本
- [6] 西岳华山志 [J]. 道藏(第5册) [M]. 文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 p744
- [7] 周明初校注, 山海经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年, p173
- [8] 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 [J]. 道藏(第34册) [M]. 文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 p11、p12
- [9] 闻一多. 道教的精神 [J]. 闻一多全集之一·神话与诗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6年, p151
- [10] 向达. 南诏史略论 [J].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年, p175
- [11] 金锁流珠引 [J]. 卷五, 道藏(第20册) [M]. 文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 p380、p381
- [12] 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 [J]. 卷八, 道藏(第32册) [M]. 文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 p103
- [13] 李绍明. 羌族历史文化三题——以四川理县桃坪羌乡为例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年第4期, p1-4
- [14] 王平. 新建白空寺记 [Z]. 阿坝州羌学学会, 西羌文化, 2001年第2期
- [15] 汶川县志 [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年, p744
- [16] 理县志 [Z]. 四川: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年, p776-770
- [17] 徐铭. 羌族的宗教与文化嬗变 [J]. 羌族研究第二辑 [C]. 四川省志·民族志编委会办公室印, 1992年
- [18] S. P. 亨廷顿著, 郑开译. 文明的冲突 [J].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印《宗教与世界》, 1995年第11期, p22

[责任编辑：林俊华]